

壽

三朝北盟會編七十一之七十五

靖康中帙

第七十一卷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壬戌盡四日乙丑

第七十二卷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丙寅盡十九日庚辰

第七十三卷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申盡二十九日庚寅

第七十四卷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盡十五日乙巳

第七十五卷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六日丙午盡其日

次行有題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靖康中帙四十六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一
日壬戌盡四日乙丑

十二月一日壬戌駕在青城金人遣蕭慶來索降表

宣和錄并遺史曰上在虜寨宿郊宮與二酋尚未相見遣使

議事索降表上命孫覲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賫草

示粘罕粘罕以為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

對屬作降表覲與吳玠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

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為之於是覲玠與何泉共草成之

其畧曰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為灰燼之餘

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覲曰對屬甚切非卿平居閱習安能及此使人賫草示粘罕方中罕意令其官吏同吳玠何臬數次改易粘罕抹去大金二字止稱皇帝又去大宋皇帝字止稱大金亦宇宙也改為皇帝而不書國號又改負罪為失德又指宇宙二字云大金亦宇宙也改為寰海上悉從之長入祇候王嗣在^上左右不知改易何語但見^上往來思慮軫動聖顏至是始定

中書舍人孫覲辭免待制奏狀云三十日臣等侍輦幸青城群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萬各持一幟夾道以

衛至掖門宰執位越且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臬曰更名執政侍從同議群臣莫肯對臬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表往不合虜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實^上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隱括以應之又^上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寔為文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臬亦不快遂自搦筆為之時有起居郎胡交脩在旁知狀然猶使者五反而後已

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盟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

云云

又孫覲辭免待制

狀曰不虞連值國家非常之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
吾君擠陷于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于中興之後叱喧
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為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
問則一時失言於翰墨以何尤
是日大雪極寒隨駕官吏不賣衣服夜坐待旦不設榻惟上
所居稍溫潔宰執以下卧地日得粟米飯少許食之上在虜
帳都人徬徨計無所出自拂旦官吏士庶集於南薰門以俟
未刻黃旗又自南薰門入報平安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
仰百姓各安業無致憂疑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
禮數了來日與百姓同慶

兵馬大元帥開府

是日兵馬大元帥開府王服排方玉帶乃陞辭日上賜以寵
行者先是太上皇將禪位解所服玉帶以賜上王出使上乃
解以驢行

百姓詣南薰門迎駕

是日關傳乘輿還百姓自五鼓相率守南薰門蔽路已午間
南薰門忽開莫不忻躍已乃宣取酒果申後韋壽隆入城傳
詔來日方歸又出黃旗云和議已定各令知悉人益惶惑不
安至夜有投宿御廊者婦女小兒各用襟裾盛土填馳道以
雪泥未乾不曾治道故也家上焚香以禱金人來索劉晏等

四人尸以骨還之

二日癸亥駕在青城奉表于金人粘罕幹萬不相見于齋宮

是日早金人尚欲堅要上皇出效_口上再三說諭方稱皇帝仁

孝乃止粘罕先遣人用青氊裹齋宮鷓尾又屏壁上有畫龍

處亦蔽以幃幙然後向北設香案乃請相見二首迎于門上

以表授粘罕罕受之相揖而入御馬在前二首次之遂入望

香案下馬上立案前粘罕令人讀表訖北望拜者四左右皆

唏噓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示變金人亦為之感頰繼

而相賀午刻相見于齋宮講賓主之禮相遜再三上卒就主

位遂各命坐二首人材皆奇偉幹萬不瘦而長獨粘罕應荅

琅_口宰相親王並列于庭酒三行首說_口上次說_口上與金人

出師之由又云城中頗_有擦出城者皆背棄君親不忠不孝之

人何足恤也已盡令獻殺訖粘罕曰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

國豈吾所據天人之心未厭趙氏使他日豪傑四起中原亦

非我有但欲以大河為界仍許宋朝用大金正朔又曰兩國

既和恐四方聞京城陷而生變請遣使撫諭本國當遣人送

出地分_口上許之粘罕又云三太子見在西京衛護陵寢無他

虞禮畢_口上以金銀十六擔縑帛五十床金玉帶各二為贄又

命左右出內府蹄金以賜二首粘罕笑曰城既破一人一物

皆我有也皇帝之來所議大事要此何用如欲分賜可與臣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四
下又云日已晚恐城中居民不安可早回必欲錫賚但留左
右足矣駕隨輿國相二太子送上馬上謙遜不遑遂巡廊送
出門外上馬金人以甲馬裹送往還又遣蕃官五人送入城
內宿于朝堂

駕自虜寨回宮

是日拂旦日出無光有飛雪數片官吏士庶復集于南薰門
者肩摩袂屬尤甚於昨焚香瞻望者絡繹于道俟駕入稍回
皆云未必回申時急有使臣馳馬而來云駕回都人驚喜奔
迎至晚駕入門父老夾道山呼拜于路側老幼掬土填塞雪
淖不須更御道坦然或捧香前引或衝突禁衛或至燕頂燃

臂以迎者不可勝計駕歸才及門士庶遙認黃蓋歡呼傳報
一城奔走山呼之聲震動天地皆攔馬首仰窺天表莫不難
憾感泣涕泗橫流不知其數上亦為之揮淚過州橋淚已濕
帕殆不能言從駕有金人數輩見上得人心如此亦皆驚嘆
左右駭愕悽咽太學生迎駕上掩面大哭謂宰執相誤我父子
觀者無不流涕至宣德門始能言嗚咽不已宣諭曰荷你百
姓朕將謂不得與萬民相見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慟哭至
內前王燮鄭建雄張叔夜扣馬號泣上按轡大慟俯身頓首
情不自勝百姓軍兵皆大慟聲達禁中既入內士庶乃散閭
巷之間人情恍然若再生

避戎夜話曰初駕幸虜寨也有長入祇候王嗣隨駕凡三日
兩宿未嘗離左右至初二日二酋猶堅欲上皇出郊上再三
說諭方稱皇帝仁孝乃免自三十日至初二日早左右並不
曾與金人語語間有立談者則左右主事人搖之不令交一
言至此然後交相慶賀云今是一家我出軍十二年矣不知
家中父子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况國相二
太子來時路中傳令期汴京必破萬一不可攻打雖二十年
與更戍迭守誓不返國我國術者刻二十五日與初三日城
破果不出二十五日也金人供送上左右寢食皆如法並喫
餽餽此食乃金人御膳也進上御膳亦用餽餽并餅餽裹夾

之內侍爭攫挈金人以手加額云罪過此食未曾供皇帝豈
可食也又言粘罕幹離不皆英雄自古云不在中國必在四
夷信然

兵馬大元帥府差置官屬

王命差取延禧高世則充叅議官徽猷閣直學士河北都轉
運使張慤直龍圖閣京東轉運副使黃潛善充大元帥府隨
軍應副直徽猷閣知信德府梁楊祖充大元帥府隨軍運使
楊淵王起之秦有祥充幹辦公事藍珪康履黎染楊公恕韓
公裔充主管機密文武字顯大夫陳淬充兵馬大帥府都統
制五軍兵馬御武郎趙俊等中軍統制武翼大夫劉浩前軍

統制武顯即張瓊左軍統制修武即尚功緒右軍統制果州
刺史王孝忠後軍統制

三日甲子駕詣龍德宮寧德宮

車駕詣兩宮安慰太上及太^上上皇后也^上御祥曦殿百姓始
造闕

朝野僉言曰何臬初主議不割地既而守城事敗自謂宗社
將危後聞金人講和反傾意信之從車駕見二酋割兩河地
降於虜可謂主辱臣死之時也臬歸都堂曾無愧色見執政
但喜講和而已與作會飲酒食肉談笑終日自古大臣愚昧
無恥未有若此之甚者

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

上降旨命文武百官僧道父老詣大金軍前致謝衆悉集於
南薰門伺候指揮俄有金人十餘來傳令云國相太子致意
百官軍中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僧道父老泥雨不煩
遠到軍前請看經念佛祝大金皇帝聖壽使命傳報禮意似
勤人情稍安

金人遣使致書請喚回康王

泣血錄曰書云既往不咎故無可言事至於今良可驚悼^悼
王見在河北可遣人一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
惟善保壽祺其書不名但題云骨廬你移賚勃極列大金副

元帥書上先是康王出使駐于相州粘罕遣使持書來喚回朝廷乃議遣樞密使曹輔行

要盟錄曰是時朝廷人每出金人必搜索蠟書上乃於曹輔衣襟用礬書詔以詔康王曰京城將吏士卒失守幾至宗社傾危尚賴金人講和止於割地而已仰大元帥康王將天下勤王兵總領分屯近甸以伺變難無得輕動恐悞國事四方將帥亦宜詳此

侯章賈蠟書至大元帥府催發勤王兵

脩武即閤門祇候侯章自京城賈蠟書催發勤王兵甚急甲子到元帥府王問章對曰皇帝遣章等十人擦城北來

趣大王領兵入援惟章一人得達臨陛辭曰皇帝宣諭云康王辟中書舍人隨行可以便宜傳諭令草詔書可盡起河北官兵入援時夜入初更即命耿延禧草詔盡起河北諸郡官兵令守臣自將草詔成已夜分矣呼集吏列燭分寫盟旦行下

四日乙丑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

金人欲盡取府庫故先遣使來檢視府庫拘收文冊內藏庫者太祖皇帝時封樁庫太祖不忍燕雲之地陷于契丹以每歲用度之餘置封樁庫以貯之欲俟貨財豐殖即用賞戰士以取燕雲之地有詔誓子孫不得別用後為內藏庫真宗皇

帝有御製詩頌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基以募士
 每度場夕心妄意遵詒業故予不務茲何以成我提虎興昌
 運山河鎮國都龜疇延寶祚鳳德顯靈符道盛堯咨岳功高
 禹會塗九重方執象萬里定寰區凡七十六字每一字榜為
 一庫之號皆王璋所書金銀錦綺寶貨積累一百七十年皆
 充滿盈溢金人遣使來檢視吳玘莫傳相引入庫中使人唯
 看逐庫字號方至五季失圖獫狁孔熾即止邊索馬歸又二
 日別遣使人來封閉諸庫遂遣燕人李鼎丞坐庫中監般運
 提舉官內侍王若冲同官吏後禁軍般三月不絕
 靖康遺錄曰粘罕遣蕭慶入城檢視府庫帑藏悉皆封識既

封府庫即居尚書省朝堂朝廷動靜悉皆聞白

大元帥府傳檄諸郡起兵勤王

大元帥府檢會已行詔書備坐傳檄諸郡仰逐州依詔書守
 臣自將外載惟金人猖獗再犯京城攻圍未退君父夏辱臣
 子之心義當効死衛上矧凡在職世受國恩當此危難豈應
 坐視宜勉忠義戮力勤王仰逐州守臣如指揮到日依已降
 詔旨不移時刻措置起兵除量留本處召募到土豪分擺地
 分守禦外盡數剗刷官兵精銳趨捷招集強壯敢勇良家子
 弟堪充出戰人逐色團結仍不得夾帶老弱病患人充數備
 辦犀利器甲鎗刀弓弩箭鏃隨隊附帶差得力人如官兵以

將佐部隊將押隊內選差如民兵以知縣丞簿巡尉內選差
 逐州守臣更切措置糧斛輕費以防沿路次舍艱食隨人供
 億仍差官隨軍管押置文曆分明收支及軍兵起程日借請
 外優與犒設無致失所兼本府已選定十二月十四日提兵
 起發相州前去過大河入大名府駐劄仰逐州守臣隨里路
 遠近計程限于十二月二十日以後正月三十日以前節次
 到大名府會合聽指揮審度前進右劄付知中山府陳延康

高宗諱同音

知河間府黃待制

晉善知冀州權修撰邦彥知信德

府梁徽猷楊祖知洺州王寶文彥齡知深州姚直閣鵬知磁

州宗修撰澤知德州滑大夫彥齡知棣州趙大夫知博州

孫振知慶源府裴刺史汝明知保州葛刺史逢知霸州辛刺

史彥宗知保定軍高刺史公翰知廣信軍張刺史換知濱州

董大夫諡知安肅軍王大夫澈知恩州知滄州知莫州知永

靜軍知清州忘記職位姓名者皆闕之等准此上件劄子並蠟封先差下

使臣兵級翌遣行計地里自遠及近優給路費取間道以行

乙丑詔書行丙寅檄書行自此每隔日一番繼遣凡遣六番

每行王親拊卹曰逐處得回申來更與轉一官資人人欣喜

冒雪以行悉達唯中山慶源二府被圍不得通

大元帥府招安到軍賊楊青常景

先是相州屬邑林慮縣天平山深僻險阻磁相間豪族數十

家避地有軍賊常景有衆號四千人圍劫天平山殺戮殆盡
掠取子女玉帛占據天平山又有軍賊楊青嘯聚號二萬人
自衛濬直趨天平山破景衆攘取所有仍占天平山為巢穴
下瞰相州景衆奔潰稍集于縣郊王遣秉義郎曹瑞_端仁賈金
字牌以禍福曉青以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劉子招青俾
率衆勤王又遣修武郎陳恂賈金字牌以忠翊郎劉子招景
二賊聞命屈膝效順是日青以一萬人景以二千人各來歸
以親信_百人自衛廷參_王不設儀衛呼而前循撫諭戒以金杯
酒賜之青以杯載酒股慄汗下於是人知王有將亡之度矣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一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二
靖康中帙四十七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五日
丙寅盡十九日庚辰

五日丙寅金人索馬一萬疋

泣血錄曰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良馬一萬疋開封府揭示自
御馬而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並行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
貫在京除執政侍從卿監即官許留一疋得七千餘疋盡送
軍前內侍班直禁軍自控納之甚有媿色自是士大夫跨驢
乘轎有徒步者而都城之馬群遂空矣

金人使八人入城自宿都省或朝堂不復宿都亭驛吏部差

文武官各二十員隨金人軍往來兩河交地每州各一員中書侍郎陳過庭為交地都提舉

六日丁卯金人索軍器

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士庶之家往往藏匿金人知之乃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並依軍法論罪凡甲仗庫箭以車輦去或用夫搬擔數日方盡

七日戊辰開封府召募潰散使臣軍兵

使臣軍兵潰散未有所歸恐其作亂開封府乃散榜召募依舊收係支給口食於是稍出者

軍器監奏收軍器

准尚書省劄子批送下軍器趙監丞奏劄子

奉聖旨差官四壁招收潰散軍兵漸次歸復所有郭京傳臨正等所招出戰之士盡是賊徒不逞浮浪之輩既不能出戰又不能守禦久費國廩致誤大事既已潰散又乘勢作過接熟金人相為表裏劫掠良民披帶衣甲未有拘收指揮竊慮因而愈生不便伏望聖慈明降睿旨赦罪其元請器甲限三日送納如或違限隱藏不依今來指揮許人告首並依軍法復取軍器監出榜限三日送納其遺棄軍器多差人拘收所有民間收到軍器並令自賫赴監送納如依所乞須至指揮

三直上皇命
二
右出榜曉諭軍民戰士等仰詳前項都省批狀指揮日限據
元請器甲限三日須官赴監送納如或隱藏不依今來指揮
日限送納許人告首以憑送所屬依軍法施行

中書侍郎陳過庭防禦使折彥質出使兩河交割地界金人請
以大河為界

朝廷遣陳過庭折彥質割河北河東地又遣大小使臣二十
負持詔而行

詔民間權住典雇人口

以散失者衆議妨尋逐慮隱匿者莫肯歸還也

開封府折還百姓金銀度牒

尚書省劄子吏部侍郎兼知開封府王某劄子今契勘根括
金銀充大金犒軍之物已奉聖旨許用茶鹽鈔并官誥度牒
給還今來百姓客人理宜先以官誥度牒給還臣今擬數進
呈取進止依劄子奏付開封府吏部王尚書建功即六千貫
承信即五千五百貫承節即七千貫進武校尉二千貫進義
校尉一千六百貫進武副尉一千二百貫進義副尉八百貫
守副尉五百貫度牒一百五十貫紫衣五十貫師號三十貫
右榜使府已關牒吏部等處候逐處降到上件告牒別曉示
賣鈔赴庫自百姓客人為始仍以折納之數赴庫府自陳錢
數不多者許同狀今榜市易務張掛曉示元送納金銀足帛

人戶等仰詳前項省劄各宜知悉

九日庚午遣使臣六人往諸路撫諭

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朕親出郊見兩元帥和議遂定宗社再安生靈獲全恩德甚厚仰諸帥守監司各令軍民安業仍先往軍前請號以行蓋粘罕在青城齋宮曾言及之也竟拘留不發

金人索河北河東守臣親屬置于軍中以待割地

金人恐河北河東守臣未肯割地乃取四十五處守臣親屬置于軍中以待分割地界了日送還又取蔡京童貫王黼張孝純蔡靖李嗣本等家屬二十餘家及要李綱吳敏徐處仁

陳廟諱劉鞫折可文求開封府唯命是聽其或在貶所或已

出京者具以寔告其在者次第發遣之自是開封府勾集團結大小繩列于廊廡不遣者累日飯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

左言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彈壓衛士故有是命

十日辛未詔府庫所有盡犒賞金國軍兵

詔曰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安社稷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京城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力以犒大軍自皇后家為始有能徑自率先竭財犒賞大金軍兵者

三原縣志卷之四
四
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議優與官爵右已行差官徧行根括
竊慮人戶未知尚敢隱匿窖埋致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
前藏埋者並行軍法

軍前退馬羸蹇者督責甚峻

開開封府榜執政以下科敷金銀榜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元帥府台令所科金銀綵段除開封府
并四壁官科外今科定前執政至選人校尉所納金銀綵段
右劄下吏部問門御史臺依科^料定合納數目火急多差人分
付告示應合納官立便依數赴開封府納不許時刻住滯今
劄付開封府照會拘催送納施行須至指揮前執政尚書丞

旨內翰開府共六員每員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米段三十
疋侍郎給事舍人諫議侍御正使承宣觀察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已上共三十三員每員各金十兩銀四百兩

十二日癸酉開封府揭榜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財物等

開封府揭榜示曰見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其
家財以助犒賞今來累日並未見人戶盡數賣納竊慮為見
罪責致將金銀等藏埋右榜人戶將本家所有金銀表段竭
其家資赴府送納如敢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
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知情藏寄人家
亦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者與犯人同罪民情詢之殆不聊

生午刻有從政郎陳符率先詣開封府投狀乞以見開和樂樓正店內銀器盡數輸官以犒軍詔改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

十三日甲戌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詔追父祖官

開封府督責金銀甚急鄭皇后宅以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官有詔父祖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餘奪官者甚衆又加斷幹辦使臣等號令于市

誅指揮使蔣宣李福盧萬

京師記聞曰先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城破時上獨坐小殿中間報城破倉皇有殿班直指揮蔣宣等數百人挾駕曰陛下

之危只在頃刻臣等願從陛下奪西門出當以死衛陛下不爾即悔無及矣上曰汝等忠義可嘉但事不可知俟遣大臣探意若縱兵下城走亦未晚蔣宣侯定日除觀察使於是稍定殿班等遂入奉宸庫盜金寶器四殺內侍梁揆等或以兵擊憲壁又斫會通門莫敢誰何今事定遂誅之

軍前索銷金畫像二十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壺悉與之拘籍鋪戶家財

朝廷命開封府曹官使臣拘交引質庫金銀綵帛鋪家至戶到攤認拘籍

十四日乙亥大元帥起兵發相州

日歷曰大元帥承御前蠟書促援甚急乃趣離相州入援或
者以汪伯彥守相州嚴備且宜任相州假如虜人至必不可
犯_口王叱之於是集諸將于世恩堂議入援之路秦仔劉定侯
章請從濬滑徑赴京城諸將皆曰河水未合濬州渡無船一
不可也滑州即虜人寨其次長源韋城皆大寨豈能徑往二
不可也秦仔等曰以帛縑橫絕河中兵馬攀援以渡彼滑州
韋城大寨可轉戰而南耳諸將曰虜人在滑帛練在南岸者
其誰維之假_借可維者半渡虜人解維則何以轉戰而南戰士
則可大元帥大王將如何即轉戰不勝退安得帛練復渡乎
仔等不能答諸將欲回邢洛自恩州渡往北京王語之曰曷

不徑趨澶淵諸將曰為其逼李固賊寨萬一驚擾非萬全耳
會孟世寧自北京遣人來投文字自元水鎮過子城渡適此
渡水合可行乃定議然陰陽官選日猶欲二十五日起發耿
南仲請以十四日行前期差劉浩為先鋒領人馬南趨_趨濬滑
以疑虜騎又移檄大名府路帥司差兩將人馬分遣前去舊
魏縣駐劄暨吾軍到岸之際庶幾防新魏縣虜寨之金人一
將於內黃縣駐劄有以防滑州虜寨之金人大名府路都總
管司差閻門祗候孟世寧領兵二千屯內黃縣大名府路兵
馬都監王彥領兵二千人屯舊魏縣乙亥進發初相人及五
軍止知軍行南趨湯陰由濬滑路至是出北門申刻次臨漳

縣伯彥以相州及兼權真定府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
管職事前一日交割與通判趙不試遂侍王行 王在相州
也欲得近上宗室相親有兵馬鈐轄士區服屬最高故常同
宿食至士區常次王馬而行是夕宿臨漳縣大卿夏鑄宅火
煙焰亘天或以為姦細放火以報虜人耳眾甚恐王安臥帳
中謂左右曰無之已而果然使臣馳報黃河欲凍王燃香禱
于天地河神

十五日丙子大元帥牒黃河

中興記曰十四日晚探者報元水鎮冰已拆蓋十六日當立
春乃黃河當拆冰上下震懼以為宗廟社稷無疆之休在此

一舉是日五更楊青報元水鎮冰再合施草布土訖王乘小
車安然而渡大軍悉渡唯後糧車過水薄處陷溺者十餘又
使臣高公海馬溺于河既渡三軍謹諫時夕雪陰晦至王渡
河日麗空陰解駁紅黃雲遮日而行是夕宿元水鎮王坐帳
中置酒召耿南仲汪伯彥耿延禧高世則舉杯慰勞
津般諸庫絹赴軍前

初金人索絹一千萬疋朝廷至是盡撥內藏元豐左藏庫所
有如數應副河北積歲貢賦及浙緜南絹悉令津般京師上
四軍京畿保甲盡充般擔人三衙使臣分地監督然終日所
般才數十萬金人擇絹不堪者漬以墨水退換酋長怒曰大

三朝正史卷八
軍在此已欲渝盟邪朝廷乃于內府選擇北絹之奇絕者方發行

避戎夜話曰金人索絹需一千萬足朝廷如數應副皆內藏元豐大觀庫中物河北積歲貢賦為之掃地如浙絹悉以輕疎退回而不敢重却也又復易去凡十餘日般進尚未盡京師上四軍盡皆執役三衙使臣盡皆分地監督每軍各執旗幟為辨運且揚然以為己功訴其勞苦爭持交領照會來請食錢又復矜誇云獨我終去便得收領並不退回殊無媿色

尚書省火

是夜尚書省遺火燒禮部工部將尚書省牌擲火中乃息

十六日丁丑大元帥至北京

中興記曰呈宿于元水鎮也先鋒劉浩遣一騎兵賫狀申稱所統人馬至濬州值大河未凍先發丁順將前軍五百人濟舟至岸中軍猶未渡前軍逢昨縣鐵騎千餘人疾馳至滑州邀截衝斷我軍丁順將殘兵東走浩將中軍共二千人自濬州沿河路因來追趁大元帥府聽候使喚是日五更起發慮恐滑之虜騎追襲劉浩奔衝北來命不須發嚴飭諸將蓐食乃行是日雪霽所定程頓至某店早食不敢如約行由小徑遂與扈從庖傳相失王至村舍下馬村人藪草火為王溫酒炙脯腊王呼耿延禧等圍火而坐未久村人有報附近有

三虜騎問康王軍幾日到村人告以過數日矣虜人以鞭擊鞍云失探失探王聞之即上馬行申刻至北京是時乍晴師人多寒王呼諸將問卹且軍士見王躬探甲冑上下馬無倦色每見軍士輒慰勉之故三軍皆如扶纊王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綠蕃羅戰袍并條以賜權知大名府張懋北道總管顏岐暨諸監司率官吏軍民出郊以迎王歸于府治北京新遭軍變之餘人心不定王每出號令人心慰服是時京城久閉圍號令不通王軍在河北天下不得聞動靜及是渡河駐軍北門天下申陳四集取決霸府矣

汴都記曰是日立春朝廷送土牛綵仗往二壁粘罕不受曰傳語趙皇不用許多禮數

金人陷潁昌府知府何志同先棄城走

遺史曰金人既破京師駐兵城下慮有四方勤王之兵乃焚戮四輔州郡以急援兵之心故分兵以犯潁昌府知府何志同棄城遁走金人據其城根括金銀物帛鞍馬不可勝計又三日縱火殺人死者十七八遂屯於潁昌

別錄曰粘罕遣兵破潁昌府指揮兵不得入韓琦宅至是百姓數千人皆入其家並免殺戮

金人送東道總管胡直孺知威勝軍張堯佐入城

先是應天帥胡直孺以東道總管領兵一萬來勤王至襄邑
遇鐵鷄子百餘騎一萬之衆不戰而潰直孺為金人所獲初
張堯佐守咸勝軍解潛于與金人戰于其境潛敗堯佐降至
是金人送兩人入城中

金人請以知澤州高世由為西京留守河東轉運使張友極為
大金隨軍轉運使

金人在河東執高世由張友極至京城下至是請任使之蓋
示和議定不欲自專也初太原既陷分河東為兩路置安撫
使以治之嘗命友極為河東隆德府路經畧使者是也

僉言曰粘罕令朝廷出敕以高世由守西京張友極為大金
隨軍轉運使催督畿甸民糧以餉軍

十七日戊寅再免分私房緡一月

再遣割兩河地界使臣

先是金人欲再遣大臣督割兩河地界朝廷遣陳過庭而金
人拘留至是日始遣復增差使臣十人

十九日庚辰督責金銀委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根治

朝廷以金銀之數未敷督責甚峻仰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
見捕輸納愆數踰限者根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
後婦人封邑至恭人夫人皆荷項拷掠期於必納而後已又
詔許納金銀人詳直還茶鹽鈔金一兩準三十二貫銀一兩

準二貫三百又榜諸州縣鎮公使曾遣在京買賣變易到見
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師天下
富商大賈所聚應店肆居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納官店戶
主並許告陳知情與同情隱匿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已下
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金寶輪悉以充數
二十日辛巳散遣使臣于諸門分頭交納金銀

金人掌受納者求瑕指疵動輒退易金不甚赤銀不成蜂巢
段子薄皆不用至毆擊使臣意欲賂送官吏多以大蒜沙糖
針線花藤賂之

二十一日壬午毀官屋賣薪以濟民

民之薪柴上聞念之乃令四壁毀官屋置場委官賣柴以濟
其闕先是十六日遣人語二酋欲開諸門令細民樵採日給
粘罕不許曰且令拆屋燒虜圍城以來每夜或日晡柵中輒
鼓鼙四發及得城後擊於城上謂之平安鼓城中墻屋皆震
聞者不聊生自是間一擊之不復如往日矣

二十二日癸未大雪詔軍民樵採萬歲山竹木

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細民之失所降詔曰風雪大寒小民闕
乏柴薪多致凍餒皆朕不德所致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
由是百姓爭往焉以千萬計多為軍兵擅之

知信德府梁揚祖以兵至北京

梁楊祖自將五軍以武義大夫張俊武翼郎苗傅花寔武功
郎祁超從義郎蓋淵統制一萬人自信德府起發至北京王
循撫周至徐問楊祖曰諸將誰得最得力楊祖曰張俊最得
力金人數至信德府城下俊出戰屢捷王擢俊為元帥府統
制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二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三

靖康中帙四十八

起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甲申盡二十九日庚寅

知磁州宗澤以兵至北京

宗澤自將二千人至北京王循撫如信德府王諭澤供副元
帥職事

二十三日甲申金人索監書藏經蘓黃文及古文書資治通鑑
諸書

金人指名取索書籍甚多又取蘓黃文墨蹟及古文書籍開
封府支撥見錢收買又直取於書籍鋪

三朝正史會編
一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至興仁府訪尋康王

二十三日知興仁府曾楙申大金軍前差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前來本府訪尋康王所在并錄白曹輔所傳蠟封皇帝手詔金人已登城歛兵不下見議通和御等領兵未可輕動恐徒悞國并樞密院劄子誓書大金已通和猶未退師諸路勤王人兵可且于稍近三五程間駐劄候師退日放散

朝野僉言曰初二日遣使乞令人于河北召康王使者傳云聞康王已占據河北之地恐河北州軍恃王不肯交割請遣人迎之是時金人已懷廢立之意而朝廷大臣無有覺悟者何臬奏上乃遣簽書樞密院曹輔由京東詣河北迎康王何臬

令人于曹輔衣襟上以誓書詔以遺康王為朝廷人每出金人搜索文字蠟書故以誓書帛入水方見曹輔東至曹州見守臣曾懋說大金已登城講和歛兵不下曾懋語曹輔曰戎人貪暴變詐豈有登城歛兵不下者乎公等家屬必為所虜脅之使為此言輔乃裂衣襟令懋看以達元帥次借州印以發四方撫諭文字數日取曹州守臣軍令狀回稱不知康王所在金人軍前後發入城

二十四日乙酉粘罕斡離不遣書來索金銀表段攜軍書榜示于市

朝野僉言避戎夜話曰骨盧你移賚勃極列左副元帥皇子

右副元帥謹致書于大宋皇帝提師遠涉惟賴金銀犒設軍兵近日差官入京城檢視府庫藏積絹一色約有一千四百萬足于內准備取犒賞所須一千萬足今承來示披尋深意恐似有妨取索假以為詞于理未安初破城時本議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束今欲犒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子衣絹不限數官私早望依數應副見在府庫絹如雖有見餘唯所須之數金銀段子亦依所須之外亦必不取累承示諭金帛豐耗驗今所諭似謬前言且龔亮悉無多浮辭專奉書咨達不宣謹言

榜曰今備錄到國書在前勘會大金軍已登城歛兵不下保

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厚犒軍金銀表段自當竭力應副除內藏元豐庫及龍德兩宮御前皇后閣皇后太子宮并臣僚之家已報括到數目外大段闕少今曉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銀表段人戶各仰體認大金之恩足兩已上盡行輸納差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大均管東壁王紹受納王及之管北壁李佩受納王宗業葉份管西壁李傳受納張著胡思管南壁井度受納依諸家元納到封頭斤重交與受納官秤數交割大金軍前如敢隱留仍許諸色人告以一分給賞雖奴婢告主亦不坐罪仍令逐便給賞官吏乞覓並仰一面處置施行

張慤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

張慤為河北都運使充隨軍應副忽准告除延康殿學士知大名府難以隨軍乃改差河北轉運判官雇夫隨軍應副仍日下隨逐副元帥宗澤前去開德府

知洺州王麟以兵至北京

王麟自將一千人至元帥府自母老兼陳無侍又以疾謁告乞還守洺州王語僚屬曰麟有異志耶卒許其歸以麟府部兵撥隸副元帥宗澤後聞麟歸洺金人至以城降為軍民所殺并及其家

二十五日丙戌揭榜示失人口之家許陳狀詣軍前認識

榜云應被虜去失人口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贖者並會于東西塔院同詣尚書省陳狀前去俄頃西塔院會集者無慮數萬人官司以人多難遣遂收榜不行人各散去是日金人來叫醫甚遽苦離不若目疾詔以翰林醫官往視之

金人圍相州

金人知大元帥在相州乃遣人圍之自京師取汪伯彥男大理寺丞汪似壻都水監丞梁汝霖丙戌至城下要議割地是時王已駐于北京聞金人圍相州也曰非耿南仲擇十四日離相州則將若之何南仲曰此天誘臣喪天方以功業授大五臣何力之有焉初王在相州也諸郡有乞募召民兵者不

時上書轅門往乞空頭官牒以自圖利相州有鶴壁村田
氏南平李氏平羅蘭氏皆大族依山設險保聚居民至有作
院造軍器作釣橋壘石為城以守禦者或建議若招致民兵
可得數十萬人南仲與汪伯彥等議遣巡尉賫幣帛酒等聘
之既至皆補官又以空頭官牒數百以往王從之王離相州
日無一人至是金人圍相州諸族皆受木牌子從偽矣

許百官乘轎

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奉聖旨勅會百官馬既行根括殆盡
不可步行今檢政和三年大雪例許乘轎子出入仍不得入
皇城門右劉付開封府出榜曉示者

天寶寺火

是夜火燒天寶寺公燒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丁亥詔鬻爵及僧道紫衣師號

是時根括金銀甚緊急尚慮士庶之家隱吝不納乃詔鬻爵
開列官爵價直募人承認及僧道紫衣師號等無有應者募

金人入國子監取書凡王安石說皆棄之

二十七日戊子金人遣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而去
先是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詣塞問佛法大
意甚喜約以北行告歸治裝還寺沐浴登坐別眾坐化人甚
異之虜遣二十一人持香入相國寺供佛賜金千緡以墓金

使登樓閣移時而去或云為守一而來

副元帥宗澤軍于開德府

王命副元帥宗澤軍于開德府是日發中軍澤領所部磁州軍民之兵二千洺州軍兵一千揚言康王在軍中以都統制陳淬統制前一日先鋒統制劉浩改差充副元帥下前軍統領右軍統制尚功緒改差副元帥下左軍統領各將帶本部二千人起發後一日以常景充副元帥下右軍統領將帶本部二千改差王孝忠充副元帥下後軍統領將帶本部一千並于開德府駐劄

二十八日己丑金人索劉晏等四人賄贈銀絹各五百疋兩

先是金人索四人之尸以骨還之至是索此賄贈

知博州孫振領兵二千至寇氏縣知深州姚鵬領兵二千至館

陶縣

孫振姚鵬各具申帥領軍民兵迤邐前赴帥府王命振鵬前去濮州駐劄

呂剛中呂時中以募兵侵欺不寔送宗澤自劾

日歷曰初京城未陷時有進士何烈者為監察御史張所謀于朝廷遣呂剛中時中兄弟二人潰圍出城賫蠟書往河北招劾用王在相州日剛中時中過相州王取所差劄子帛書觀之乃言委剛中時中兄弟起兵不屬元帥府節制所給錢

糧其末云招集民兵保義即閤門祇候呂剛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臬更携御前降到權貨務兌便鹽錢空頭關子三十萬緡王笑而遣之剛中洺州人應武舉緣京城圍閉獻陳募士徒為文具至是方到大名府城下狀申帥府稱前去洺州召募到義士一萬人部領前來已到館陶縣劄寨契勘元朝旨召到人州縣應副錢米每名日支米二升鹽菜錢三百文節級米三升錢五百文部轄使臣米三升錢七百文乞判送大名府出給歷頭據人數批勘王指揮剛中所召募義士仰日下部領至府城下駐劄密使人伺察但有五百人其他以諸山寨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為虛數

椿以批請寔無其人問所携權貨務關子所存無幾送剛中時中下大名府獄委張慤推勘根究要見官錢下落寔有侵欺屬金人犯開德曹濮等州遂以剛中時中送宗澤自劾二十九日庚寅詔許民毀拆萬歲山屋宇為薪

泣血錄曰是時天寒甚上念軍民不聊生且恨米勦之屬勞民之力而運花石也詔樵採花竹與民為薪一應斑竹榭紫筠館丁香障酴醾洞香橘林梅花嶺瑞香苑碧花澗翠雲洞等百餘所及奇怪松栢檜木橘柚花柳一採殆盡至是又詔毀拆屋宇以充薪軍民奔赴互相攘奪先是城陷日金使八人常留宿都堂議事詔以從官伴之是日金使方食而軍民

毀折絳霄樓歌側喧呼之聲聞于遠近又有蹂踐墜壓至死者坐客棄匕筋而金使問其故或以寔對金使笑曰使民相爭則强者得弱者失兼又墜壓致損人命何為不官拆以散之伴食者唯：無對丁特起曰嗟乎聖天子屏去園囿之觀縱民樵採可謂盛德而奉行之吏曾無經畫欲利于民却因而反害之取笑於夷狄是可歎也

大元帥發北京

日歷曰先是王聚幕府僚屬議所向宗澤請直趨開德府次第進寨以解京城之圍汪伯彥曰金人數十萬衆聚京城下周圍四壁各把定要害自開德府之南四十里曰衛南縣至

京城下劄連珠寨嘗遣人硬探水泄不通吾軍除過河五軍保衛大王外續收才一萬三千其間召募民兵又居其半如何徑要解圍事須量力只今未說解圍且先安泊得大王去處穩當然後促河北所檄諸郡及檄京東諸郡人兵俟其皆來會合以當東北面更檄宣總司陝西江淮勤王師帥以當西南面約日俱進聲援相接乃可解圍况金人河上絡繹往來開德不是大王安泊去處大名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發數頭項軍民之兵前去開德興仁府濮州諸處屯泊大王往東平府措身于安地身安則國難可圖耿南仲延禧高世則等無異論更召諸將問之諸將亦以為然王遂定議往

東平府先遣副元帥宗澤往開德三日發五軍皆盡庚寅王
遂進發揚青代劉浩為先鋒統制是夜宿于大王寨是日歲
除物價翔貴市店皆閉細民無食凍餒交橫

是月王在党忠薛廣祝進等擾于京西湖北

幼老春秋曰京城失守禁卒潰散有自萬勝門出得路而逃
者皆群聚劫擾州縣有王在党忠共犯隨州官吏居民皆棄
財物于道路奔入大洪山奔走不及者皆為在等驅虜而去
在及忠虜奔未盡者有薛廣繼父至隨州劫掠罄盡在焚隨
州又虜強壯為兵會祝進犯德安薛廣擾郢州漸入復州界
忠往來于隨州德安之間王在党忠薛廣皆班直祝進乃郭

京之部曲也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七十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四

靖康中帙四十九

起靖康二年正月一日
辛卯盡十五日乙巳

靖康二年正月一日辛卯朔上朝賀太上皇於延福宮并詔百官僧道出南薰門赴軍前致賀二酋

遺史曰是日有旨令百官僧道往軍前致賀粘罕傳令止絕之舊制正旦日朝會車駕坐大慶殿諸國使人入賀殿庭列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諸路舉人解首亦士服立班其服二量冠白袍青緣諸州進奏官各執方物入殿諸國使人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

使展裹金帶如漢儀大使拜見立左足跪右足以兩手著右
肩為一拜如漢儀夏國使副皆金冠短小樸製服緋窄袍金
蹠蹠皮靴又手展拜高麗與南蕃交州使人並如漢儀回紇
比皆長髯高鼻以尺帛纏頭散披其服于闐皆小金花檀笠金
絲靴袍束帶并妻男同來乘駱駝檀兜銅鐸入貢三佛齋皆
瘦瘠纏頭緋衣上織成佛面又有南蠻五姓蕃推髻烏檀並
如僧人禮拜入見旋賜漢裝錦襖之類更有真臘大理等國
同時朝賀大遼使人在都亭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
館回紇于闐在禮賓院諸蕃國在瞻雲館懷遠驛唯大遼高
麗就館賜宴是歲園城中遇正旦而命親王就虜帳致賀都

人傷感繼之以泣

濟王景王詣軍前賀得金銀數斤以歸粘罕遣其子真珠大王
同使人八人入內賀旦

二日壬辰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拜先聖

諸門受納金銀輸納不絕絹已畢數

徐秉哲根括高傑高伸家收藏昨蒙聖旨根括權貴之家金
銀表段據南壁根括官陳著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先將
金銀令幹當人劉均兩次押往高傑家收藏本府遂差人勾
劉均出頭其高伸却與兄弟高傑親來本府庭下高傑係金
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勝

計今來倚恃官高庇護幹當人却乃親自出頭抵靠寔恐難以集事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奉聖旨高伸輒至公庭有虧事體高伸落職高傑降充左衛率府率

三日癸巳兵馬大元帥次東平府

王以正旦過莘縣宿陽穀縣二日過景德鎮宿迷魂寨至是到東平府本路安撫使盧益轉運副使黃潛厚轉運判官閻丘陞以下官吏出郊迎接百姓父老夾道駢肩歡呼之聲溢滿城市

四日甲午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範再詔諭河北東割地

詔曰敕某州守臣某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盡得河北河東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其寔念祖宗之地不可與人故自大金臨城堅守禦敵終至不守出城歸款所有重兵雖不下城猶稱只候此交割州軍撫定了當然後收斂仍取了應合交州府官員在京血屬執質才候撫定了日放歸團聚其在外者亦別作根勾去訖近刷到石州神廣家屬送還軍前稱石州早已歸款遣回不用足知其餘家屬才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堅守未降足認勤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下若迤邐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宗社之禍豈如早毀樓

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人民外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客旅尺
 等元許放還則公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猶不能
 保若汝等不務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亦必不保^諱
 毋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日持此詔之寨中
 泣血錄曰金人遣使迫朝廷再詔諭河北河東割地自聶昌
 耿南仲出使繼遣陳過庭往而兩河守臣人民作堅守計例
 不奉詔至是累日才得石州朝廷不得已乃降詔

詔諭兩京

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諭使臣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
 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取到是日敕云敕應

天府守臣等忽覽來奏知撫諭詔書已到又知南京蒙大金
 更不攻打喜極出涕所須金銀足帛當竭力應副一疋一兩
 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吏民庶人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京
 城見今收拾犒軍務在罄竭近詔書朕苟可以報大金者雖
 髮膚不惜亦可以此意曉諭官吏民庶勿更執迷恐誤大事
 南京與金人乞幣凡金百兩銀子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
 疋

五日乙未大元帥命官往祀岱嶽

日歷曰壬念二聖久被圍閉涕泣^四懷憂乃命官往祀岱嶽^南
 禱國祚無疆之福命耿延禧撰青詞曰伏以國逢災會諒冥

數之難逃神有威靈真隆仁之垂祐念當艱棘遙發忱誠望峻極以傾心罄虔恭而歸命伏念宣和盡獎失在于驕奢靖康鼎新方崇于勤儉登寶位之未幾忽金兵之大來初通和好之情終肆貪殘之性今則金湯失險社稷危君父何為橫罹憂辱生靈無罪大被誅鋤係擄成群去作他方之鬼逋逃避地皆為失業之民雖幸免于刀兵亦必填于溝壑况乃刻深之巨禍發于隱伏之姦謀不忍言揚空成涕隕措躬無地請命于神伏望昭鑒俯臨寶慈下逮眷皇朝有積累之舊念嗣君無後汰之愆平時康樂之民率多良善中間知識之士不懈薰修家一槩而流亡情詎勝于哀痛况今首尾已歷

冬春尚或交兵未由
願察么微之懇特垂救護之仁使
金人生知足之心不為己甚介趙宋以無疆之福復見太平
七日丁酉雨雪

天寒地冰如鏡行者不能立足人馬皆不可以行

八日戊戌何桌使軍前還尚書省揭榜

何桌使軍前懇粘罕乞減金銀表段之數粘罕不從既歸尚書省揭榜云准御封付下大金搗軍金銀表段府庫已到數目十分未及所須之一專遣右僕射何桌躬詣軍前懇告乃恠問謂京城人民衆多必有隱藏契勘大金全活一城生靈無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仰開封府尹督責四壁官急

行根括御史臺催促覺察自宰相以下未納金銀人指名督責是時根括金銀益緊御史臺置曆抄上自宰執已下未納金銀人姓名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壁根括所司勾呼禁繫枷拷不可勝計不以官品高下例行訊拷枷項催促者相望於市人不聊生

九日己亥上朝太上皇於延福宮

宣和錄曰是日太上皇太上皇后偕至置酒食甚歡然不及次日出郊之意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遣高尚書持書來高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亦不欲出郊而何桌獨以為必須出

上信之栗因歸堂自草敕曰孫傳謝克家太子賓客輔太監國來日車駕出幸軍前時何桌自謂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面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為辭遺史曰金人遣人使來請上詣軍前云農務將興及徽號事須當面議之乃降詔曰朕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徽號詔爾眾士各宜知悉

封氏紀年曰吳革見詔謂親信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見留乃見宰相何桌曰此度駕出必墜虜計願相公奏上

勿出桌曰二太子邀駕無他祇為要上加金國徽號必不留也華曰虜情難測焉敢取信桌怯懦不知所為戰掉失色而華言終不見聽華乃請于樞密院張叔夜孫傳乞奏二人雖入面奏而業已議行矣

十日庚子車駕再幸青城軍前

遺史曰上出郊以皇子監國以孫傳為留守尚書梅執礼副之識者謂鴻門之會豈可再行也哉是日士庶僧道往南薰門候駕迨晚榜示詔云朕出郊議加徽號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回內仰居民安業孫覲狀曰正月初九日二首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桌面奏宜如書諭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

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群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吏三百人餘悉遣故人多放還者於是虜人以數輩持兵守閣惟謹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然薪擊柝傳呼達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出涕上之再幸虜營也何桌曹輔吳玠莫儔李若水譚世勳司馬朴汪蒸孫覲親扈駕從行上至青城舍于端成殿東廡是夜衾枕不宿戒席土床而寢何桌已下皆置之別室上之出也人無知者忽見榜示言駕詣大金軍前議和上徽號仰軍民安靜不得扇惑眾大駭時上已出矣中外莫不寒心

靖康遺錄曰自十二月至正月金帛不足無如之何粘罕催

迫愈急頻頌號令欲縱兵入城百姓輒驚不安其室上以問
 蕭慶答云此事須陛下自見元帥乃可了畢會粘罕亦遣人
 來請再相見上疑蕃賊見欺意欲無往而金銀不足恐其縱
 兵不得已乃以皇太子監國樞密使孫傳為留守密謂傳曰
 我至蕃寨慮有不測當以後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
 必死之士得二三百餘人擁上皇及太子潰圍南奔我從金
 人之命死生以之遂以初十日駕復出何桌以下皆從既至
 青城粘罕不相見上于前所居舍內嚴兵護守

靖康別錄曰上詣軍前加金主徽號先是都堂集議加虜主

徽號曰繼天集統昭德定功御仁體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

太常博士華初平力爭以為不可二府怒罷之汪蒸之為太
 常少卿草定冊文去冬遣馮澥等充奉冊寶使及河虜騎大
 入乃還至是遂親上之

河北軍民手詔

宣和錄曰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朕自即位以來金人
 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
 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
 此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
 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
 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寔未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又欲使

朕南遷王室見今禦守京城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未之震怒下告民人未之懷憤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寔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至于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于蕃夷各宜自憤抱忠懷孝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師臣與爾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疆土使予中國不失于蕃夷天下安平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苦碎首故茲詔示宜體至懷

上自軍前降御筆令王若冲邵成章護衛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

十一日辛丑駕在青城尚書省揭榜為金銀足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

遺史曰士庶僧道雲集于南薰門俟駕回午漏帶御器械王宗沔自御前回俄有榜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為金銀足段數少聖駕未得歸回事屬緊切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金銀足火急盡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隱藏人依軍法人心惶不安尚書省榜奉御批累見大金尚書傳元帥台令為金銀表段數少且留車駕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具所有數目明批上立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藏却因搜檢告首發覺便

行軍法

御史臺示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等僧道技術官放出
 宮人開封府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頭彭端等公吏曾經
 祇應倡優及兩軍祇應人大小園子園曾在行幸局祇應人內
 侍楊戩賈蒙等下廟當使臣曹劉等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曾
 經遭輦官兵級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入內黃院子衛士
 幕士等一各令知委士庶見榜以駕留虜寨隨坊巷集隊伍
 聚聚金銀獻者不可勝數朝廷將大內器物并龍德宮諸王
 所用之數悉將以獻自宣德門至南薰門軍民運金銀器物
 者接踵數日百姓各以招書具姓名用木床羅列而獻上充

塞道路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甚怪金銀米段數少朕
 再三懇告云京師居民衆多必不止此仰開封尹告示戚里
 權豪士庶各體朕意日下分頭差官根括事體緊急許卿便
 宜行事開封尋差下廂家至戶到店客戶倡優戶例皆攤認
 一城騷然自是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呼百官豪富之家
 捶楚催督責哀怨之聲不忍聞矣

宣和錄曰是日虜令減儀衛止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除親
 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並令先歸以欲上
 虜酋尊號故也於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桌執政馮澥
 曹輔翰林學士吳玠莫儔直學士院孫覲禮部侍郎譚世勳

太常少卿汪藻八人分居青城齋宮別室朝夕起居如儀李若水司馬朴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朴留韓琦不寨中^口上通謁二酋不見禮教迥異于前^口上不勝憂懣

右文殿修撰知冀州權邦彥自將本州人一千人號二千^人前來候指揮

奉^口王旨即日劄子下仰疾速取便路前去開德府駐劄聽候元帥宗澤節制

十二日壬寅駕在青城金人索上元燈

道路相傳二酋城外作上元節觀燈凡在京師御前及諸寺觀正店皆赴府納燈街中般擔不絕又取景龍門寶籙宮當

年放燈金珠琉璃纓絡燈諸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自月初至此十日之間寺觀宮殿所有上元燈飾征求殆盡

十三日癸卯駕在青城樞密院編修官胡璠太學生余覺民上粘罕書

宣和錄曰樞密院編修官胡璠書畧言優禮吾寡君則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書引楚子圍鄭克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太學諸生數百人泣詣南薰門上書于大金元帥辨金銀事乞車駕還內朝廷大臣陰以兵攔截又厲聲云諸生不可恐致生事遂出榜曉示凡有詣大金上書者須由樞

密院令賈逵於是諸生懷書至樞密院傳達彈壓官恐生變止之

靖康小錄曰是日王宗沔同蕃使入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々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內外震擾莫知所為行人並散歸處蕭索可傷有即官押御前冠冕赴軍中而金人有文字須要至上前呈過方赴軍中文納即官出門至上所居幕次日已曛于幕簾外起居上初不知自持一燭揭簾問卿何人即官以寔對押冠冕至此上曰卿曾晚食來否荅曰臣未曾食上曰宰相幕次去此不遠卿可往就求晚食如無睡處却來此睡其人晚食復來上曰朕渴欲飲水遂指水所

在處使往求之既得水^上令先嘗然後取飲^上所居止一榻上有氈二塊前有小杓子二隻止有二綉坐子蕭然獨處而已即官親見歸以告人聞者痛之

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廣信軍張換知保定軍高公翰知霸州辛彥宗知安肅軍王澈各以本州兵至大元帥府

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兼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自將本司人馬一萬三千知廣信軍張換二千五百知保定軍高公翰二千五百知霸州辛彥宗五千知安肅軍王澈二千以高陽關路副總管楊惟忠為都統制赴大元帥府王惲藉温厚人感悅

三朝正史卷之七十四
十四日甲辰駕在青城留守孫傳取上皇聖旨括諸王公主宅
金銀宗廟供設祭器等悉取之又令御史臺置籍記宰執百官
不敷納者罪之

總裁曰是日有王文昌致書通告在京貴戚官吏士庶之家
今天子蒙塵于外亦為金銀表段數目不敷使金國藉口公
等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盡納于官况金國攻破京
城幸其斂兵不下當是時若使之縱兵大掠則子女玉帛皆
為所有加之困在圍城以糧食為命而金銀表段不能食若
使遷延歲月使城門不開雖欲害之亦無所用今公等猶守
既破之城惜已棄之物又何愚昧之甚又况平日為貴戚者

素無殊勲止緣寵幸世襲封爵為官吏者亦有無才術濫叨
祿俸倚官營私恣行剋剝為百姓者欺罔市利競較錐刀以
取豐富反使賢能有在下之歎善良受飢寒之苦此天假金
人取之若不反自痛責由貴及賤各出所有以已率眾大謝
上天變咎尚循故態徒為文具萬一金國發怒悔之何及蓋
聞知者先事而慮願公等上念君父數見勞苦于外而下全
尔家屬之命轉禍為福輕財惜生无自取戮况今朝廷見行
推賞又許事定開門各償價直公等亦不失利何苦冒法而
不將出耶果盡數赴官更無隱匿至未敷數文昌却願以一
身詣金國軍前以寔告萬一不從文昌當為公等論列利害

雖昂鑊不辭望公等聽之無忽

是駕前夜召孫覲等賦詩

中書舍人孫覲辭免待制奏狀曰十四夜中貴人劉當時傳旨召臣：亟往方進晚舖何桌侍旁命臣坐賜以卮酒上輒輟食語臣曰卿作即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車駕未還有期臣等憂懣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辦容臣退思以俟他日桌曰聖情不悅群臣當有以娛侍帝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歸字為韻而內侍輩持燭搯筆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賦絕句一首詩成進御又令賦回字一篇上悅復賜臣酒仍召馮祥曹輔吳玠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群臣見歸回二

韻益悟聖意所在不覺敲歎鼓三通劉當時哀集藏去臣等拜辭以出繼此二首遣使湏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禮者必遣臣

密諭孫傳凡六七遣矣

呂本中痛定錄曰前此上在青城齋宮無聊何桌奏宜賦詩遣興乃以孫覲汪藻應制上詩用時字韻覲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胆無忘在莒時藻詩曰虜帳夢回驚日處都城心切望雲時有以此達賊帥首見在莒之句又斥其為虜帳因據此為名遂遲留車駕

十五日乙巳駕在青城駕前遣人傳榜回

泣血錄曰榜曰傳聖旨軍中供帳膳羞皆如法宰執從官次

舍皆溫柔潔禮數優異只緣金帛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
促務要數多一二日間必定駕回保無他事恐兵民憂慮故
茲曉諭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擾以民情頗動故有是
令又曰是日陰雲四垂家々愁苦著作佐郎胡處晦作上元
行云上元愁雲生九重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
孽胡歌舞蒲菊宮抽釵脫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
憂民々更憂驕子逆天々不怒向來難艱傳大寶父老談王
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見名臣繼嘉祐路人哀痛塵再
蒙冠劍夾道趨群公神龍合在九淵卧安得屢辱蛟蛇中朝
廷中興無柱石薄物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遠慚趙

氏廝養卒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
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莫就樂君不見望夕月虧東北
角

二首請車駕劉家寺觀燈

遺史曰金人索元宵燈燭於劉家寺放上元請帝觀燈粘罕
幹離不張筵會召教坊樂人大合樂藝人悉呈百戲露臺弟
子祇應倡優雜劇羅列于庭設宴甚盛有致語云七將渡河
潰百萬之禁旅八人登壘摧千仞之堅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四

三朝北會編卷七十五

三朝北會編卷七十五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日
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段光遠致書于金人乞回車駕
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
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
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
長嘆竊謂非賢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
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
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外悉為郡縣殊方絕

三朝北會編卷第七十五

靖康中帙五十

起靖康二年正月十日
六日丙午盡其日

十六日丙午駕在青城進士段光遠致書于金人乞回車駕

大宋進士段光遠謹齋沐裁書獻于大金元帥軍前僕嘗讀

左氏春秋傳有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又嘗讀禮記聘義有

曰輕財重禮則民作遜矣讀至於斯未嘗不三復斯言掩卷

長嘆竊謂非賢之人疇能如此仰而思之在昔太祖皇帝膺

天明命以揖遜受禪奄有神器為天下君創業垂統重熙累

洽垂二百年東漸西被南洽北暢薄海外悉為郡縣殊方絕

域悉為鄰國聘問交通絡繹道路其間義重禮隆恩深德厚
方之他國惟大金皇帝為然比年以來本朝不幸奸臣用事
宦官撓權不知陳善閉邪而格其非心罔知獻可替否而引之當
道欺君罔上蠹國害民靡所不為奸臣可誅士民可吊事一
至此則吊民間罪之師有不得已而舉之也恭惟大金皇帝
舉問罪之師施好生之德念今聖之有道閔斯民之無辜宗
社再安生靈復全深厚之德若海涵而春育生成之賜若天
覆而地載兩國永和萬民悅服夫如是則親仁善鄰曷以加
于此哉先時枉駕奎輿為民請命重蒙金諾與通國和常謂膚
髮亦所不惜况于金帛豈復辭哉宵旰焦勞不遑寢食官吏

根括急于星火竭帑藏之所積罄貧下之所有甘心獻納莫
或敢違雖曠蕩之思難以論報而有既限之財恐或不敷久
留聖駕痛切民心夙夜匪懈而事君之禮廢于朝號泣旻天
而痛君之民滿于道仰望恩慈再垂軫念異聖駕早之還慰
下民之痛切夫如是則輕財重禮曷以加于此哉伏念光遠
草茅寒沐浴膏澤涵養聖涯陰受其賜于茲有年才疎命薄
報德無階今茲聖駕蒙塵于外雖至愚噫嗚泣涕疾首痛心
甚於庶民尚幸仰賴元帥再生之恩若天地之無不覆載于
人無所不容僕是以敢申忠義激勸之誠干冒嚴威仰期垂
聽俯賜矜憐無任哀懇不宣

金人逼劉韜受官韜死之

劉子羽言父死節曰亡考自宣撫使被召十一月十五日到闕十六日引對時已報金人渡河即有旨除提舉京城四壁守禦繼而金人兩路兵薄城下盛陳攻具為必取計亡考遍歷京城大難守兵懦不可恃四方未有援師力于甲上前列事勢危急須于虜人未城前遣使和議一面除康王為兵馬元帥檄天下入援上深以為然十一月十八日聶昌出使除亡考都大京城四壁守禦使繼而唐恪宮祠何桌拜相力主議以亡考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亡考沮國搖民落職更降五官宮祠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何桌出兵并遣郭京領兵自

陳州門出戰失利虜人乘勝遂陷南壁二十八日召亡考至內東門宣諭亡考謂不從卿言乃有今日何桌誤朕二十九日從駕出郊至南薰門十二月初二日駕自郊外歸初三日有快行家親事官來宣亡考至內東門云已有旨差往軍前充割地官初五日早出門後知虜人以亡考知真定有聲來取到軍前在壽聖院安下差僕射韓正管伴云國相久知資政名今欲任用亡考但力辭正月十三日韓正取亡考去相見云主上再出郊軍中已議廢滅宗社別立異姓并取太上皇國相已說資政與正為代兼說亡考以立異姓之後兵連禍結不若北去取富貴亡考歸呼使臣陳瓘等說主上已出

虜欲滅吾宗社乃欲用我。當圖一手。曷一批子。付陳瓘曰。大金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譎女不事兩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妾婦之道。所謂大丈夫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予今日所有。死也。令持歸。正月十六日沐浴更衣。條自縊。燕人雜類舉嘆泣曰。劉相公忠臣于寨中。尋其親。隨使臣陳瓘等共殯。壽聖院西南崗上。仍遍于壁柱間。大題劉資政某殯處。三月二十九日。陳瓘自軍前逃歸。四月初四日。金人北歸。初六日。具棺衾。故將王缺字以兵防護。出城大殮。在淺土。凡七十日。顏色如生。當日扶護入城。胡虜犯畿。旋致入郛之禍。犬羊無禮。敢生邀主之謀。

海寓震驚。神民悲憤。念為國守疆之吏。無荷戈衛上之勤。舉首籲天。歸命叩佛。六龍返正。願缺一字視履之宜。九廟再安。益介靈長之祉。

靖康小雅曰。公諱韜。金人既敗。誓約擁師而南。時公帥真定。盛設以待之。賊知而不攻。暨議和北歸。公建策請速援太原。且謂太原勝負之本也。遂命公為制置使。既而遷宣撫副使。駐軍遼州。與諸路援兵掎角而進。九月太原失守。諸屯之兵皆望風潰散。而公之一軍獨全。于是天子命公歸援河朔。師至信德府。而真定已陷。有詔移軍大名。賊既濟河。復趣公入。覲命公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公日夜親臨。眾不敢懈。賊蟻

附而前力攻東壁公親乘城以死捍賊閔十一月以言章罷
守禦授以宮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賊自南
壁登城二十六日賊循城而北公親持鎗督衆力戰至夕諸
軍稍遁去公遂奔赴禁中以衛乘輿虜既偽和且索公出
虜雅知公真定之政時虜之樞密韓政年高粘罕欲以公代
之公力辭焉遂館公于樞密院屢欲用公而公以病告終不
肯受虜亦未之迫也口上蒙塵賊中正月二十六日虜因遣韓
政語公曰帝不復歸矣公宜受命尚何望乎公偽謝少頃自
書家信其畧曰忠臣不事二君廟諱女不事二夫此吾今日
所以有死也付隨行使臣陳璫劉玠使乘間入城付公之子

子羽因闔戶自經而死虜酋大怒尸之於塗曰是不從大國
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璫輩夜窺公尸瘞之於蔬圃因相與逃
入城中胡馬既去公之子子羽同璫等出城棺殮時幾百日
而公容貌不壞口今上登極贈公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嗚呼貪
生而惡死喜富貴而羞貧賤口人不易之情也矧世已顛覆
莫能扶持士大夫皆欲全一介之命其倒行逆施深慮巧畫
無所不至而况虜欽其名欲寵異之而乃甘心于死乎節義
之著無媿古人其可無述耶詩曰有赫劉公心在王室氣吞
黜虜忠貫白日九鼎既淪四溟蕩滴公如山岳萬仞屹口富
貴莫誘威武莫屈伏節而死無媿委質

中興姓氏錄曰劉韜建州人也元祐九年登進士第宣和初知越州方蠟臘反來攻城韜極力脩禦屢戰破之靖康中太原府已陷乃擢韜資政殿學士河東宣撫副使張俊苗傅皆隸麾下韜與大金戰河東敗績留俊傅軍信德府而走京師降八官落職罷之及大金攻京城上登城見護龍河填壘已盡李擢安扶守禦不盡心罷之復以韜及田灝為提舉官及城陷韜自縊而死年六十贈謚忠顯衆哀其忠

宇文虛中撰宋故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特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贈開封府儀同三司謚忠顯劉公神道碑曰宋興百七十載祖宗以仁厚忠恕廉恥待士大夫自一命以上

無復前世之戮辱一有致位通顯終身安榮率為子孫數世之利固宜人、自重知所報塞一旦禍生鄰虜京師失守公卿即吏交首偽庭往、為之領袖耳目致誑迫君父告捕宗室致之穹廬之下天地悽慘神人憤泣獨二人以死節聞曰資政殿學士劉公韜曰兵部侍郎李若水當擾攘變亂故之際議者不敢昌言其忠虜人高高劉公之節至為小歛瘞覆揭示其處平昔無事劉公頻使于外未嘗陪鳴玉之間一入朝言者隨而擊之至在圍城中尚不為時相所容一日死難毅然在他人前之乃知忠義之士固自有守方難之興劉公為真定安撫使率軍民固守金人攻城不下則分兵綴之引大

軍而南上初即位羽檄召天下兵未集乃屈已捐金帛為城之盟許割地以和虜僅退師旬日之間援兵大集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將分揔而北期于北攝燕薊西解太原之圍其言憤厲明決若可以漏刻制勝獨劉公憂之屢言亟戰而怒敵為非是虜酋以暑度陁會山之西師于雲中所留兵皆分就畜牧覘者以兵散將歸告于朝大臣議遣使督戰項背相望大將种師中感憤泣下率眾以出遇敵死之而朝廷所遣別將姚古解解潛折可求相繼奔敗中外震恐上知可用乃以為宣撫使之衰散兵扼邢洛既太原卒陷真定亦為虜所據事益急乃驛召公赴關久之虜合兩路與大軍皆

至京城下公又申前議以為城大難守兵懦難戰惟有遣使款師緩其攻城之謀開元帥府以節制天下兵使之入援宰相折公于御榻前曰大抵臣僚自北來皆張大虜勢以戰為非今鞫亦然款師非策惟有戰耳公曰今日事勢已至此乃遣使款師固為非策然不出于此以延引月日待援兵之至恐無他計若又欲戰則事有前鑒非臣所敢預知也宰相怒以公為沮國搖民即黜之及城陷召公入見上雪泣執公手曰不用卿言至此虜人知公名請上畫詔召至軍前宰相猶給公為割地使公至虜軍中踰月乃使館伴韓正諭以用公之意因言南朝已擇立他姓自是兵連禍結卒未平定宜與

家屬北去以保富貴公慨然曰有是哉歸而沐浴易服取幅
紙書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而以我為可用且貞女不事二
夫忠臣不仕兩君况主憂臣辱主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
之道也所謂大夫者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予之所以
有死也書畢引杯酒以衣條自經而死嗚呼古語有之謀人
之邦國危則亡之公之始議欲以計勝敵而以激怒輕戰為
戒諸類謀者與公相違卒以致禍顯謀者不能即死而公乃先死
此尤為忠臣義士之所難也初金人起自海上屢敗契丹遼
東人避亂有浮海至登萊者或言因耶律氏之衰可以復取
燕薊口太上皇念信誓之重詔大臣集議皆唯唯兩可惟鄭居

中鄧洵武以為不然時相乃欲因此固位與童貫相表裏遂
遣使持贖書從海道覘其虛寔使還與其人偕來約我舉兵
以夾攻契丹口太上重其事依違未決會近臣有窺覲相位者
乘間進策且以言動朝廷曰彼約我以夾攻我若不彼心蓄
恨起異時兵端悔之無及遂復使通國書許以如約因以燕
地為請及宣和壬寅邊臣奏契丹主禧敗于白水其叔父淳
僭立燕人來請師口到可不戰而下貫自江淞歸還奏引兵
而出口太上以公參其軍謀公自越州乘傳至瀛鄆間而种師
道之師已潰于白溝貫憂懼不知所出公至雄州乃自請詣
軍前就師道議歸而語貫曰燕人固守未可輕進且祖宗有

誓宜且班師會蔡攸來出所得口太上親札曰祖宗信誓指天
誓日又曰燕人說則取之不說則勿取也貫以公言契合遂
劾奏高陽帥侯益知雄州和詵誣罔誤國乃分屯以歸未幾
即律淳死無嗣其妃攝政議者以乘隙為易貫攸復欲進兵
中使自京師來出御札督戰且諭將佐察屬曰朝廷與金人
約夾攻契丹久矣我若罷兵彼將滅遼與我為鄰得無責言
乎若使異時生虜誰任其責公曰與夷狄共事非計也貫怒
曰此出口上意公以為非計何也公曰自古與夷狄共事鮮無
後患事不成則恩威俱廢四鄰解體事成則敵人恃功必有
邀索唐以回紇破安祿山納侮召亂百年不已况金人氣氣跋

非回紇之比乎凡爭議踰旬未能奪會郭藥師以涿州降我
師遂出劉延慶為大將時當軸大臣乃昔年窺覲相位者欲
沮宣撫使乃自京師遣使厚許歲幣求燕地於金人欲以不
戰而得地自以為功仍遣人密戒延慶以無輕進時有旨先
下涿易功賞三省故緩其事凡軍前奏請率多譴却于是大
暉行十里駐涿州良鄉縣踰月不前將士暴露困怠銳氣銷
矣已而潰卒不能再舉金人自居庸入燕以燕歸我歲增幣
鉅億萬金人始益驕傲下視中國矣自師出取燕山以至靖
康城守公皆參預謀議每與用事者相戾乃繼之以死明君
臣之義與夫危人之國敗人之師而殺身以謝之者固有間

矣嗟乎前日廷議之臣不度彼已之勢不量可否之宜引道聽塗說小民喧譁之言以斷天下安危大計既相與敗國矣則又歸過君父滅棄臣子之禮苟可逢迎虜意求容于偽朝者無所不至也故上北狩所留詔札覽之者無不慟絕逮盛德嗣興宗社復寧誤國從偽者皆幸得生全而乃公先死不獲復見天日嗚呼天人之際善惡之報其果非耶不然則幸而生與不幸而死固自有數而不可致詰耶夫天以高名全節畀忠義之人不待留生而後顯則公所以捐其所輕輒取其所重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是豈可以幸不幸為言哉公歸葬建州之崇安其子以虛中與公契舊日見謀議本末乃

以表墓之文見諉因為論著大節事係天下之所以安危者揭示道左且以辨明取燕之失不在上皇仍繫之以詞以概舉公平生之事是區區之夙願也其詞曰劉號著姓始家咸秦逮公六世乃遷甌閩魯曾祖文廣甘于隱淪祖父太素以儒學振顯授魯史其徒千人皇考民先益行其間遂繇恩舉儀于縉紳悉以公貴恩封荐臻朝議正奉賁于幽宅英、厥配宜其累姻咸寧感義秩為小君公生而異幼耽經史來試有司策名上第重慶在堂撫公以喜扳輿從養時其甘旨豐城一尉活彼飢民令于隴城調發惟均王師度隴以公從軍驟列朝籍聲稱藹聞時方開邊轉餉是急公總平貨歲登萬

億斤羨于戎以易兵食公無棄財民無墮力帝用錫祉中秘
 寓直郇瑕之寶邊計仰給故籍弗存利源湮塞命公提領制
 置之職刊燬之餘是摺是緝迄今有成統期歲力秘殿論著
 集英為首或錄材選或以功授八遷至此褒訓每厚遂總輪
 轉使于閔右廊延謀帥以公試守兵衄湟中聲搖西陲公命
 列將乘虛出奇踰月卒解震武之圍隱如長城名動羗夷夏
 人歎邊自狀其罪願附章聞於此恫悔僉曰彼羗反覆未改
 宜益鑿兵勿恃其給公曰不然兵交累載以我全盛尚虞後
 害相彼小邦寧無懲艾遂以便宜列言于朝帝有恩言貫此
 天驕東暨麟豐西踰臨洮蔚其稼穡更休戎徭自公公有一言繫

彼喉焚西清次對用旌厥勞公厭乘邊東越剖符越乃澤國
 湖水是瀦下流灌溉曷鹵膏腴誰俾涸此利其歲租飯莛羹
 羹芋困不重輸籍在水衡好用是須孰敢弗督以速刑書公
 為喟然疏入以時當宁慨嘆恨不夙知盡捐所賦活此億羸
 桐溪回穴有盜竊發既蹂餘抗七州幅裂官吏曹奔官軍氣
 奪或請公避公頷而言為上守郡其可棄捐乃治闔閭乃矚
 戈鋌畜牧收野什五比聯寇來瞰城公親披堅揮兵出闕空
 拳爭先一戰而勝肩髀盈川温台暨明賴公以全越民德公
 郊虛塵飲食必祝願公永年帝聞民謠廷譽籍之曰予有臣
 忠映皎日起陞秘殿命書赫奕寶帶名馬終朝三錫公方應

召邊吏請師命公便道往贊樞機幕中抗議人為公危常山
謀帥未至而移汾陽黜虜以衆來歸公謂上策不可脫羈盍
以厚廩縻之京師章上報聞後患終貽帝念久勤俾榮故鄉
爰自建安易麾福唐式寵其行進職延康過家上冢三組熒
煌里民喜來牛酒相望乃揮賜金儲為義庄燕及功總時其
奉嘗公頃過都見辭留連造請臺省故例則然或者中公以
逢貴權謂于中司有所摘言退領祠宮曾未踰年擢守荆渚
復來建安盡還故職以榮使旃盜起河朔再帥常山公之來
斯群盜方熾車騎入境覘者睜眦其首柴宏世服耘耔不堪
誅求乘憤而起公以榮利俾壞其植歸安田里宏感誠言天

死無貳列彼潢池不飭辨士直造戎壘開諭禍福不施尺箠

帝用嘉載錫爾祉煌煌命服重念燦麗副以名駒繡鞵瑤轡

降胡調馬名欲抗虜詔俾內郡悉空牧圉公以便宜格詔弗

與有奸根株窺伺廩庾雜以糠覈壯哉雀鼠廉車之姻視其

敢悟公命效治趣告獄具營寨林至卒竄他所籍其家資以餉

禁旅兵鈐趙繹中貴人子取賂于軍以免戰士公得其寔叱

下械繫貴人憤恨泣訴宸扆上慮佚罰逮治廷尉自是奸贓

望風披靡惟時敵人陰已造彙樞臣暗事專兵以逞尚欲受

地開雲中郡公列其寔逢彼之愠文移未復敵軍壓境憬彼

渠酋挾我叛師驅馬南牧彙集都畿帝用屈已要盟乃歸哀

取金帛所過無遺大臣持詔迫公以威既竭府庫又取我私
公不應却之有辭虜憤未泄環城欲攻負彼犬羊舞于梯衝
公命蹶張潰其狂鋒久乃逸去全此危壩進職資政寵渥彌
隆虜之再來公護諸將敗亡之餘師殲氣喪公以忠義激于
悲壯手執大麾視吾所向有詔來覲開于重圍獻議不合煩
言乘之公斥未久迄至阽危公之畫謀無非先計又以死明
君臣之義雖古烈士視公有媿天子震悼褒卹相繼還昇舊
秩贈大學士易名忠顯惟以節惠公娶李氏進封康樂繼室
曰呂敏于婦學安康名郡承其恩渥公子三人詒訓清忠長
曰子羽繹綽有父風入奉朝請執鴈以從直進芸閣亦以似
公子翼子翬八品仕初將命東浙帝以詔除管記幕府從公
辟書有女出適曰祝可久通籍于朝在列之右二孫珙瑞蕤
蕤並秀公仕三紀屢經郊宥馳彼恩秩升父之後故於賞延
尚遺二幼公生丁未治平二祀迨其捐軀歲缺三字拱辰之
麓新阡鬱起揭此銘詩亶告來裔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七十五

三草十豆合糸

十三

國

卷之四